

## 中欧学者对话宗教与社会

2009-02-13 21:22:51



[中欧学者对话宗教与社会](#)

编者按：2009年2月13日16时，瑞士著名宗教家让·费舍（Jean Fischer）、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博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研究员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杨煦生做客人民访谈“东方西方”栏目，以宗教与现代社会为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 摘要：

我们现在社会生活所面临的价值缺失或者价值真空，恰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时代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反省我们自身的宗教传统，怎么让传统的精神资源转化为个体性灵和谐，以及总体性的社会和谐的资源。

科学、哲学与宗教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科学试图用某种精确的因果描述来回答所有的自然问题跟生命问题，哲学更多的用理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宗教更多的借助一种超越的层面让人直接地去面对这些问题。宗教在根本上并不武断地回答任何问题。

人类的这种现代命运本身又成为一种更为神秘的力量。人类有没有能力在这个时代驾驭这种更为神秘的力量，使之在一种人性化的尺度之内发展，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我不相信这种失魅能真正让宗教消融掉，很有可能这种严重的失魅状态恰恰是宗教性回归的动力。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的道路该是一种理性的、健康的道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的伊斯兰国家中，宗教生活始终对政治生活发生着重大的作用。

宗教当然可以适应当代社会，但是宗教应不应该适应？这才是问题。不过，宗教在当代社会能起作用

不应该只是宗教界要适应，应该是宗教与社会双方互相适应！

我们研究西方或东方文化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有任务解释清楚对方不同点,指到人类的同点,促进互相的了解.反正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中心而是有几个不同的中心.

访谈全文

**【杨富雷】**：你好！我的中文名字叫杨富雷,瑞典名字叫 Fredrik Fallman,是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汉学博士.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谈宗教与社会的问题!

**【杨煦生】**：各位网友，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这场对话，请大家畅所欲言，我们三位会尽我们之所能跟大家沟通。宗教问题是关系到每个人的精神生活的问题，所以我想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乐意在不那么学术的层面上跟大家一起沟通。

在欧洲，基督教的力量从未减弱过

[孙亚非]：请问嘉宾：现代社会，宗教是加强了抑或渐弱了？

**【杨煦生】**：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角度说：一是我们对整个西方的近现代有一些误解，尤其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一般的历史教科书都以为，或者都持这样的观点，自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来，基督教退出了欧洲的精神舞台，这种印象实际上是严重的误解，基督教本身实际上一直是欧洲现代精神生活的一个基本层面，或者跟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联系的一个根本性的层面。有一个法国的人类学家曾经这么说过：近代以来的欧洲社会是建立在三个支柱上，这三个支柱简单来说，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为核心的一种经济体系，代以之为核心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就是精神生活上的基督教价值，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抽象化，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现代社会，它需要三足鼎立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经济生活跟经济活动的形势，这可能是一种自由贸易，或者自由市场这样的经济。另外一种就是现代的民主政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跟每一种文化密切相关的宗教性，因为宗教生活直接地，间接地，有形，无形地决定这人的价值选择，影响着人的整个价值倾向，用一句最简单的中国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是从欧洲经验里，我们可以得到的某种启发。

再回到刚才这个网友的问题上来讲，我们可以这么说，实际上在中国表面上来讲，我们的宗教生活不明显，但是我们现在恰恰面临这么一个时代，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在政治生活的不断完善之外，我们个人，还有整个社会需要某种灵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可以是宗教性的。在这个角度，我们还有一个已经成为误解的东西需要处理，就是我们往往在一百多年以来，在西方文化对中国大规模侵入的这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宗教概念常常是以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论宗教为底本的。在这三种一神论宗教中，有清晰的人格化的神性对象，有严格的教会体制，有日常性的宗教礼仪，这确实从学理的角度很明晰。但是在西方的宗教学界，宗教概念是非常非常宽泛的，所以我们应该避免一谈到宗教就已基督教作为底本，来想象宗教，尤其在中国的语境之中，我们现在

社会生活所面临的价值缺失或者价值真空，恰恰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时代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反省我们自身的宗教传统，怎么让传统的精神资源转化为个体性灵和谐，以及总体性的社会和谐的资源。这是时代对学术界，也是对每一个人提出的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单是用学理的方式，或者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惯性之中思考问题，显然是不够的。

科学 哲学与宗教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

[英文是允许注册的]：请问嘉宾，科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哲学的最高境界是宗教，宗教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杨煦生：严格来讲不那么同意把科学、哲学跟宗教放在同一个框架里，尤其是在一个线性的、平面的角度来考虑，可以这么说，宗教问题可能是跟人类精神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给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这样的事情，在宗教学上，这个问题可以称之为“立义”（Sinngebung），这种困惑实际上是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都可能经历过的，你需要给自己建立某种意义，需要为自己的生命做出某种论证，但是可能你并不知觉你在做这个事情。而哲学跟科学并不是每一个人必然要遭遇的问题，有一部分哲学问题，科学问题，宗教问题，会融合在一起，不可分离，比如说关于生命的起源，关于历史的目的，关于整个自然，像这样的问题，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问题，清晰的，或者不清晰的。在这个意义上倒过来也许这么说，科学、哲学、宗教是人类面对这一类根本问题的不同精神方式。人所碰到的问题有自然性的，有社会性的，但是实际上都必然从个人的生命中发生，所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可能跟每个人的气质不一样，可能跟当时的社会的、文化的特定气氛，跟条件不一样，所以我不赞同把这三个作为是三个不同等级上的问题，它们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或者是回答某些基本问题的不同方式。也许我们可以这么说，科学试图用某种精确的因果描述来回答所有的自然问题跟生命问题，哲学更多的用理性的方式来回答这些问题，而宗教更多的借助一种超越的层面让人直接地去面对这些问题。宗教在根本上并不武断地回答任何问题。

科技发展可以使宗教“失魅”，但却无法真正地让宗教消融掉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能否客观评价一下宗教在欧洲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是有推动的一面，也有倒退的一面？

**【杨煦生】**：这是一个可能需要用一个图书馆来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这么简单来讲，宗教在欧洲人几千年的精神生活中，始终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自从公元三世纪以来，基督教始终是欧洲人精神生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一定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至于基督教跟整个欧洲历史的关系，这不是我们这场讨论用简单的语言能够解决的。今后有机会再具体探讨。

[英文是允许注册的]：请问嘉宾，现代社会信息随手可得，宗教的神秘感已淡然无存，宗教还有什么可以吸引人的？

**【杨煦生】**：实际上完全用不着等到今天的信息社会，在欧洲近代以来，也就是整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世界本有的神秘感已经日益淡化。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思·韦伯用“失魅”这个概念来描述现代人的这种精神命运。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与成功，整个自然界不断地臣服于人类的制造意志，试验科学用冷静的方式为自然解码，这个世界确实已经失去了它本有的神秘的魅力。在这个意义上，宗教确实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内在危机。如果我们从一种大的历史时段来看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发现，科学的发展，技术的力量，信息的流通，世界的透明化，生活的单维化，所有这些现代生活的特质恰恰从另外一个角度刺激增强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无助感，科学、技术、信息确实消解了世界本有的诗意和魅力。但是，人类的这种现代命运本身又成为一种更为神秘的力量。人类有没有能力在这个时代驾驭这种更为神秘的力量，使之在一种人性化的尺度之内发展，成为一大问题，所以我不相信这种失魅能真正地让宗教消融掉，很有可能这种严重的失魅状态恰恰是宗教性回归的动力。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这半个世纪以来的 New Age（新时代宗教运动），我们就完全可以相信宗教需求不但还依然存在；人的灵性之维，人的精神渴求，在这个时代完全可能用一种更为强烈的方式复萌。

[不懂外语]：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是导致其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主要因素吗？

**【杨煦生】**：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多的社会学著作，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有中文译本，建议您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可以阅读一下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与整个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关系当然是非常密切的。

[星星之火可燎原 6]：三位嘉宾,为使讨论和访谈有点儿意义，能否先给“宗教”下个定义？

**【杨煦生】**：关于宗教的定义与关于文化的定义恐怕一样的多。对我本人来说，宗教是通过超越者，或者超越层面为人的精神生活立义的一种方式。这个定义当然跟目前宗教学界所流行的大量定义有所不同，不知道您所持的定义是哪一种？

李泽厚的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并不是可以简单等同的东西

[鹏飞大海]：请问嘉宾，您对李泽厚所言中国的实用理性有何看法？这种直观的不彻底的理性，是进化不完备，还是独树一帜呢？

**【杨煦生】**：我是李泽厚先生的学生，就实用理性跟实践理性这个问题，我在 80 年代中期就一直跟李先生有过讨论。实际上实用理性这一概念在李先生这里，据我的理解，有时候是在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意义上使用的，有时候则是他用来描述某种中国精神特质的一个特殊概念，这个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并不是可以简单等同的东西。我想在文化问题上，实际上并没有简单的进化问题，文化之间有模态学的可描述性，并不具有价值上的等级。我不知道您所说的不完备是指中国传统精神中缺乏西方（希腊以来的）知识论传统，还是别有所指？但在这里我可以补充一点，在欧洲思想界有一些哲学家和神学家，常常使用人文教（Humannum）来描述中国精神的特质，这种描述方式也许可以提供另外一种模态学的视角。李先生的实用理性概念，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的。



政教分离的道路该是理性健康的道路

[公夜叉]：请问三位嘉宾,历史上，宗教一但被政治利用，宗教就成了政治家愚弄平民的工具，你们认为政教合一符合现代国家管理理念吗？

**【杨煦生】**：宗教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题目，我们这里不详细讨论。我们知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教分离的道路该是一种理性的、健康的道路。在今天的西方国家，以及大量的伊斯兰国家中，宗教生活始终对政治生活发生着重大的作用。所有这些我们必须在具体的语境中探讨。

**【杨煦生】**：除了我本人之外，今天参与讨论的两位欧洲朋友都是基督徒。

[星星之火可燎原 6]：你们中间有基督徒吗？

宗教的贡献在于给人们带来和平，智慧，公正等价值观

[一天一地一广仔]：请问嘉宾，宗教之于现代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欧洲的宗教现状是怎样的？

**【让·费斯舍】**： Dans l'Europe contemporaine, la place de la religion est différente selon les pays, reflétant ainsi l'histoire du continent européen. Traditionnellement, le christianisme s'est implanté dès les premiers siècles de l'ère chrétienne. Ensuite un premier schisme a divisé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en Eglise d'orient et Eglise d'occident au 11e siècle puis au 16e siècle la réformation a de nouveau divisé l'Eglise d'occident et donné jour au Protestantisme' Ces événements ont marqué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en Europe et aujourd'hui le pluralisme religieux fait partie de la problématique religieuse européenne. La place et le rôle des religions dans la société sécularisée varie de pays à pays, mais on peut remarquer un retour de la pratique religieuse en Europe de l'est où elle était pratiquement interdite durant la période communiste au 20e siècle. La contribution des religions en Europe vise à apporter des valeurs dans la vie des peuples telles, la paix, la justice sociale, le respect de la création. La religion apporte aussi des réponses aux questions fondamentales de la personne humaine, son origine, ses aspirations sa relation avec Dieu. .

(译文：在当代欧洲，宗教的地位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这正反射出欧洲大陆的历史。从传统的意义来讲，基督教从基督世纪的最初几个世纪就已经扎下了根。第一次分裂是在11世纪，基督教分为“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到16世纪，对西方教会进行了改革，把西方教会又进行了分裂，这就是“新教”。这些事件都是欧洲宗教史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宗教的多样性，也是欧洲宗教的一个问题中心。不同的国家，宗教的地位和角色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人们可以看到，从东方转到欧洲的一种实用性宗教，在20世纪这是被禁止的，是不被接受的。宗教在欧洲的贡献在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价值观，比如说和平，智慧，公正，对创造的尊重。宗教也对人类一些根本问题提供了答案，比如说人类的来源，人们的灵感以及和神的关系。)

在当代社会下，宗教与社会双方应互相适应

[普京今年 56]：什么是宗教信仰自由？

**【杨富雷】**：宗教信仰自由就是信仰任何宗教概念的自由,反正不是很复杂的意思,是脑子或灵魂的一个问题.不过,宗教信仰自由应该应该也涉及到宗教活动.有宗教信仰自由应该也可以自由地安排活动,组织宗教机构等等.信仰自由也包括不信的自由和改宗教的自由,这是基本的人权.

[xiefangpp]：请问“跳大绳”算不算宗教???

**【杨煦生】**：从学理的角度谈，可能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巫教的原始阶段，或者“前史”，在古代巫教传统中，很多崇拜仪式在民间保持下来了，它们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但是它们是某种民间信仰或民间崇拜。

[英文是允许注册的]：请问嘉宾，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现有的宗教迷信还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需要吗？

**【杨富雷】**：首先要弄清宗教与迷信的问题,这里只谈宗教问题.迷信总包含某种误解.宗教当然可以适应当代社会,但是宗教应不应该适应?这才是问题.西方不少地方,包括我国瑞典,教会早就适应社会某些方面的现代性变化,这是肯定的.不过,宗教在当代社会能起作用不应该只是宗教界要适应,应该是宗教与社会双方互相适应!这是指到宗教体制.不过,信仰更明显不要总体适应与社会.信仰是每个信徒在信仰团体共同的发展,是一个人通过祈祷和仪式对神或佛或真主的直接交往,当然受那个人的文化政治社会不同影响,但不是主动的影响,不是不信教的人要求有信仰的人适应于他们!这个区别很大.

任何宗教都有其教育层面

[强大国若烹小鲜 06]：请问嘉宾，佛教认为自己不是宗教，也不唯心，而是一种教育，你怎样看待？

**【杨煦生】**：严格来讲，佛教是一种无神论宗教，所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如果我们按照一神论宗教的框架来定义宗教，那么佛教当然不是宗教。释迦牟尼是一个历史人物，今天的佛教徒每年都还在庆祝佛诞。关于唯心的问题，我想这跟我们多年的哲学教科书的熏陶有关系，我们所谓的唯心主义在德文的本意上并没有贬义，它也可以译成“观念论”，或者“理念论”，甚至可以译成“理想论”，从这个角度来讲，佛教徒就不用顾虑别人指责他们唯心了。我个人认为，佛教具有某种心理主义的立场，致力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内部更新，所有的痛苦都根源于“无明”，所以，“解脱”就始于“解悟”——直面的生命的本相。至于教育，所有的宗教本身都是人的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完成，所以任何一种宗教都有它的教育层面，这是无需怀疑的。

健康的宗教生活必然促进健康的社会的形成

[黎莘]：各位嘉宾，宗教的现实积极作用在哪里？宗教会不会永久的存在下去！？

**【杨煦生】**：我在上面已经多次提到，宗教是人的一种立义 ( Sinngebung ) 的方式，某种意义上，宗教促进人与自我的精神和解，这种自我和解当然可以扩大到社会层面，所以我本人相信，健

康的宗教生活必然促进健康的社会的形成。至于宗教是否消亡，或者永久存在，这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回答的问题。

[我要发芽]：嘉宾,在对待“克隆人”以及“同性恋”，“堕胎”的问题上，宗教和科学的矛盾你们怎么看？

【杨煦生】：这几个问题都是天主教和新教常常面对的西方难题，而这种问题慢慢也成为中国问题。在今天的世界，宗教世界观和生命观已经无法全面干预世俗的立法，所以这种矛盾还会不断地持续下去。

“仁义”的概念跟基督教教条和思想不冲突而是配合

[英文是允许注册的]：请问嘉宾，宗教是西方道德的基础，能否谈谈您对东方人“仁义”道德的看法？

【杨富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是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有限."仁义"的概念跟基督教教条和思想不冲突而是配合.中国二十世纪初很杰出的学者吴雷川原来是进士,后来信了基督教做燕京大学校长.信教以后一直推荐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和融合.他把儒家的"仁"和基督教的"爱"作为对象,想实行儒基新基础上的社会改革.从他那时代社会有巨大的变化但是跨宗教跨文化跨思想的对话总一直需要.我非常支持重新考虑继续做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对话!当代中国学术界已有部分人在做,只是我们西方人也要参加.

宗教体制跟社会分不开

[不懂外语]：嘉宾,宗教与社会体制有关系吗？宗教信仰是引导人类向善还是向恶？如果是向善，那为什么世界上的宗教战争不断？

【杨富雷】：作为学者又作为基督教信徒我都认为宗教信仰肯定引导人类向善.世界上的居多恶性时间,战争等是人造的.不少战争和冲突是以不同宗教的名义而打的,但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因素不大.人有弱点,不互相尊重,不互信,总把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认为最强.

[不懂外语]：嘉宾,宗教是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请问你们是如何理解宗教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的？

【杨富雷】：我认为宗教与人类社会是分不开的.每个人都有一种信仰的追求,但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所以信仰的表现不同.当代人(不管哪国人)一般忽略宗教在日常生活,在生活的各方面的影响.一个人的信仰会影响他的一切.宗教传统也跟文化分不开,宗教体制跟社会分不开.

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而去参加社会的改变

[剔尖 2009]：请问，宗教与科学发展观之间的关系，能给讲一下吗。

**【杨富雷】**：科学发展观是"和谐社会"有关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承认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作用.我认为宗教组织,宗教体制可以起作用,人们的信仰也会推动他们对社会不同方面的参与.北欧的现代发展也跟基督教会复兴有密切的关系,但是不是从上到下的过程而是从下到上的一种运动.有信仰的人因为信仰引起的责任参加社会的改变,不是上面机构或政府要求他们参与.

宗教该与人类相始终

[公夜叉]：就“跳大神”与杨煦生先生商榷——我认为，所谓的跳大神，是中国中医的鼻祖，是中国华民族灿烂的瑰宝文化之一，属非宗教的自然科学的范畴。

**【杨煦生】**：我自己有一篇关于中医的小文章，发表在《读书》杂志 2005 年 9 月号，您要有兴趣，不妨请您读一下。我本人对巫文化毫无偏见，并且一直多多少少的做过一点探索。巫文化确实是很多后来理性化的文明成果的鼻祖，在这里我们无法更多讨论。

[飒沓天尊]：“至于宗教是否消亡，或者永久存在，这是只有上帝才可以回答的问题。”怎样理解？

**【杨煦生】**：我本人并不相信一了百了的、皆大欢喜的乌托邦社会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刻降临，所以宗教该与人类相始终。至于人类的始终，起码在目前来说，它不是一个宗教问题，而是一个科学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为什么上面会这么讲。

邪教可以存在于任何一种宗教当中，也可以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

[今日豹子头]：宗教与邪教有什么区别？

**【让·费斯舍】**：La différence entre secte et religion n'est pas simple à interpréter car le sectarisme peut se trouver présent à divers degrés dans chaque religion et aussi dans d'autres aspects de la vie en société, dans le monde politique par exemple. La définition du terme "secte" est donc sujette à interprétation. En général on considère une secte comme un groupement dont la doctrine est fixée durablement dans des positions prétendues être LA VÉRITÉ immuable, enseignée et imposée sans discussion par des leaders et des gourous qui se comportent en dictateurs de la pensée et de la croyance, qui réclament une obéissance aveugle et absolue de la part de leurs membres. La liberté individuelle des membres d'une secte a disparu au point qu'il est souvent impossible de se quitter la communauté sectaire. Les religions, sont en général, plus tolérantes à l'égard de leurs fidèles elles les amènent à établir une relation personnelle avec Dieu, à faire l'expérience d'une transcendance, à rechercher dans la pratique d'une foi communautaire la réponse aux questions essentielles de la vie.

(译文：宗教和邪教的区分不是一句话能够解释清楚的。因为邪教主义可以以不同的程度存在于任何一种宗教当中，也可以置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层面，比如说以政治的名义存在。邪教这个定义，就不能随意下结论。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一个有组织的邪教，它的理论能够持久地存在，具有所谓的真理，可以被传播，受到独裁者的左右和统治，邪教成员盲目绝对崇拜。如果一个人永远都不能



离开一个邪教团体，那这个邪教成员的个人自由变得无从谈起。从宗教的分支来看，宗教更加具有宽容度。宗教建立了一种个人与神关系，让人们可以去寻求团体信念，去找到与生命相关的根本问题的答案。)

[巴理]：难道我们的唯物主义不也是一种宗教？

**【杨煦生】**：任何一种观念都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意识形态化，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可能发挥某种准宗教作用。所以从健康的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我们也许应该尽量避免世俗观念的准宗教化。

宗教是“真理”，不只是“某种宗教”

[不懂外语]：嘉宾,是不是宗教存在的时间越长它的文化底蕴越雄厚，生命力越长？

**【杨富雷】**：宗教存在越长当然会受到不同文化的因素,但是也会将本教的概念和教条影响到社会里.一个宗教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发展,比如基督教在中国的一千多年曲折的历史吸取了中国文化一些成分,使它表现出来某种"中国式"的教会.各国都有这么一个发展.宗教存在越长不一定影响他的生命力,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作为学者可以给一种回答,作为信徒就有不同的回答.因为存在越长所以应该有更长的生命力,这是一般的道理.不过,你自己信教就以为你的教不是创造的而是上帝所赐的,是他创造世界的一切.从这么一种角度来看宗教存在多长不是问题因为宗教是"真理",不只是"某种宗教".

东西方应相互促进与了解

[强身健国]：**【Fredrik Fällman 先生】**：在你的研究中你是如何克服“西方中心论”的影响？

**【杨富雷】**：这个问题很重要!本人总认为不要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区别过分得强调.我学汉语和研究中国宗教和中国文化本来就是想多了解人类另外一个文化.首先可能被"神秘"的中国吸引,但是一去中国就发现虽然表面上文化,语言等问题有所区别,人还是人!我们研究西方或东方文化的学者(包括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有任务解释清楚对方不同点,指到人类的同点,促进互相的了解.反正世界已经没有一个中心而是有几个不同的中心.

[村夫遥星]：请嘉宾赐教,非要入教会才算信教吗？

**【杨富雷】**：一个人的信仰是她或他对神,上帝,佛,真主的直接交往,是一个人受神特别感动的过程.不是教会(指到组织)使人信教.教会有不同概念,一个是"教堂",另外一个作为组织的教会机构,第三个是教会作为"所有信仰人的一体".你有信仰应该加入教会,受洗,参加信仰团契,才是个完美的信仰生活.不过,当代社会中不入教会的人还不少,这是全世界个体化的问题.中国 1980 年代出现了知识分子当中的"文化基督徒"现象是个很清楚的个体信仰不入教会的现象.

**【让·费舍】**：En fait, vous abordez par cette question une réalité vecue, de plus en plus dans l'ensemble des pays europeens. Si le continent europeen a connu majoritairement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le Judaïsme d'une part et de l'Islam d'autre part sont des religions présentes en Europe de puis des siècles; De meme; les religions asiatiques tels le Bouddhisme, l'Hindouïsme et le Taoïsme sont aussi présentes en Europe. Il n'y a actuellement pas de limites à la liberté religieuse. En fait depuis longtemps déjà de nombreux groupes et institutions inter religieuses existent en de nombreux pays d'Europe. Par exemple, à Genève ou je vis, une plateforme interreligieuse est établie depuis de nombreuses années, permettant ainsi, aux responsables et membres des diverses communautés religieuses de dialoguer et de coopérer de diverses manières. Il importe en effet de permettre aux diverses religions établies dans nos pays de disposer de lieux de culte et de servir les populations émigrées qui souhaitent pratiquer publiquement et ouvertement leur religion.. ( 译文：实际上，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西方欧洲整个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如果说欧洲大陆大部分都信仰基督教，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在欧洲驻足已有多个世纪的宗教，而且亚洲的宗教比如说佛教，印度教和道教在欧洲也存在。如今宗教自由已经没有了界限，实际上在许多欧洲国家，已经有跨宗教的团体和组织存在。比如说在日内瓦，我就看到一个已经建立多年的跨宗教平台，可以以多种方式为宗教团体的成员和负责人提供交流和合作的空间。的确，允许不同的宗教在我们国家建立，并且拥有他们的膜拜场所，为那些希望能够进行公开宗教礼仪活动的移民群体服务，这很重要。 )

[千重山]：Jean Fischer；Fredrik Fällman,请回答我的问题.中华文化和西方都在融合之中，既然中国能容忍教会的存在，为什么我们道教不可以在西方国家发扬光大呢？让更多的西方人崇拜道教，将道教寺庙设立在西方国家城市里，也派道家高手到你们那里去传经布道，你们国家会允许吗？

现代社会内在层面与宗教生活都有某种不可分解性

[余乐]：你怎么看待中国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杨煦生】**：谈到中国宗教问题，《周易·观卦·彖辞》中的“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一段话，与现代学术思想范式（Paradigma）中的宗教问题完全可以对话和沟通。

这里，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诸家百说共同认定的诸多宗教要素，都已经清晰显现，这里有被各派宗教学理论视为宗教的本质规定的超越层面——“神道”，并且是“天之神道”；这里有大多数体制宗教所必然经历的“设教”问题；这里还涉及宗教社会学的重大主题，即宗教的良性社会功能的问题，这就是“天下服”的问题——宗教如何构建生活世界的意义，如何增进社会个体的灵性和谐以及建构于这一基础之上的社会总体和谐的问题。

恰恰又是《易经》中的这段在比较宗教学角度意义最完满的“神道设教”思想，遗留下最为模糊的中国宗教难题，即儒教的难题。在何种意义上，圣人设了“教”？此“教”超越性层面何在？具体模态如何？体制性基础何在？宗教实践的模式如何？所有这些，都为今天的儒教争论留下了无尽的话题。

道教是继承上古巫教遗产最多的本土宗教，佛教自从入华之后，经历了一千年的精神磨合，也成为高度中国化的宗教。那么中国宗教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这一个问题，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用模

态学的方式，重新审视中国本土各种宗教传统和资源。我们在上面提到西方现代性中的三大支柱，那么在今日的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之中，性灵这一维，宗教生活这一维，确实是目前一大难题。如果文化可以移植，那么问题似乎比较简单。但是文化从来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移植”、“嫁接”、“转基因”，诸如此类的这些经验科学的思路，在文化上无论如何是不能继续简单滥用的。

只有避免对韦伯命题的浅薄理解而把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看成单维的脱魅过程，我们也才可能理解为何在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磅礴全球的时代，宗教生活却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焕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勃勃生机。我们也才能坦诚面对宗教在社会功能方面的双刃：和谐的动力和冲突的根源。

在此，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恐怕是在这个被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文明无情脱魅的世界里，重新确认某种精神生活的超越层面，重新强调个人性灵的无限丰富性，这其实已经是一个重新致魅

( Verzauberung ) 的过程。这可能是理解当代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基点，否则，我们无法理解近几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如火如荼的 New Age 和种种新宗教性。

脱魅与致魅恐怕也是理解近二十年的中国宗教热的一个基点。儒教问题的争论正方兴未艾，各种带有民间色彩的佛教、道教在广阔乡村的复兴也日益构成当代中国生活的精神景观，基督教与中国文明的对话也早已经并不仅仅在士大夫与传教士之间进行。

总之，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的、性灵的、内在的层面与宗教生活都有某种不可分解性。这在中国现代性中，也恐怕难以例外。对宗教和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思索，正成为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层面。

科学和宗教信仰不应该是冲突关系而是对话

[三光日月星]：请问杨嘉宾：在西方世界，信仰有神论的人多还是信仰无神论的人多？西方社会对【进化论】是什么样的态度？

【杨富雷】：根据统计，西方世界应该是信仰有神论的人比信仰无神论的人多得多，但是统计只表示正式入教的人。我认为实际情况还是这样，有神论的多。虽然大部分人信仰有神论，他们还承认进化论，但我觉得不是矛盾。科学和宗教信仰不应该是冲突关系而是对话，配合，不同轨道的关系。如果信仰上帝创造世界不一定相信旧约所描写的创世记。

宗教和国家的分离是可取的

[海滴]：嘉宾，宗教在人类生活中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可以使人有信仰、有方向、有精神依托。也是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对不？

【让·费斯舍】：La question nous amène a réfléchir sur la relation entre des institutions religieuses, Eglises, ou communautés religieuses et l'Etat, ou le pouvoir politique; En Europe, dans différents pays nous trouvons encore des cas où il existe une religion ou même plusieurs

religions d'Etat, ou officielles; Ce sont généralement des situations où au cours de l'histoire, le pouvoir, l'Empereur, ou le Roi, a choisi une religion qui est devenue la religion de tout le peuple. Dans ces cas là, il est évident que le pouvoir politique peut influencer et même manipuler la religion. Mais le contraire est aussi possible, que le pouvoir religieux tente de manipuler et influencer le pouvoir politique. De plus en plus ces situations évoluent vers une séparation des pouvoirs politiques et religieux, séparation de l'Eglise et de l'état. Ceci est particulièrement la situation avec les églises chrétiennes. Elle est différente en ce qui concerne l'Islam ou le Judaïsme dans le cas d'Israël. Personnellement je pense qu'une nette séparation de la religion et de l'Etat est préférable; ( 译文：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思考宗教组织教会、宗教团体、国家或者说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在欧洲的不同国家，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甚至多种国家宗教或者说官方宗教，这些一般来说，都是历史上掌权者、国王、皇帝选择了一种成为统治全体百姓的宗教。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政治权力能够影响甚至控制宗教。反之亦然，即宗教权力可以掌控影响政治权力。这种情况演变下去，就会造成政治和宗教权力的分离，教会和国家的分裂，基督教会尤为如此。以色列的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情况就不太一样。就我个人而言，宗教和国家的分离是可取的。 )

**【杨煦生】**：感谢所有朋友的参与，非常抱歉的是，我们三位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就每一位的问题一一讨论，这一点希望得到大家的谅解。希望今后用别的方式跟大家讨教。祝各位新春吉祥如意！

**【杨富雷】**：各位网友,我非常高兴今天在人民网有机会交流一下.我只能表示我个人对宗教的一些看法,问题很复杂,我的汉语也有限!谢谢大家!

**【让·费斯舍】**：aurevoir! Chers amis, je suis heureux d'avoir pu répondre à quelques unes des questions, et regrette de ne pouvoir traiter un plus grand nombre de thèmes, tous profonds et intéressants pour nos sociétés au 21<sup>e</sup> siècle. J'espère donc pouvoir revenir sur ce forum prochainement. ( 译文：亲爱的朋友们，我很高兴回答你们当中的几个问题。也很遗憾，无法更深入地探讨有关我们 21 世纪其他有意义的主题。我希望下次能够再回到这个论坛。 )

嘉宾简介：

让·费斯舍 ( Jean Fischer ) 瑞士著名宗教家，早年受工程师教育，长期在一些基督教互助慈善机构里担任重要职务。曾任“欧洲宗教会议组织”秘书长，瑞士新教互助协会法语地区负责人。“基督教世界教会联盟理事会”理事，“教会帮助避难者互助服务、救助委员会”理事。曾经是瑞士反南非种族隔离运动的重要成员。担任过第三世界中心的负责人。瑞士“给他人面包”委员会成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非洲尤其是在赞比亚生活多年，担任多个学校和宗教机构的负责人。还曾担任“正义与服务”等杂志的主编。现为“欧中论坛”宗教讨论组召集人，赞比亚基督教联合会顾问。还担任他创立的一个给年轻人的互助奖学金委员会的负责人。曾获得俄国东正教教会，英国国教会，芬兰教会颁布的奖章多种。

杨富雷 ( Fredrik Fällman ) 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博士，瑞典皇家人文、历史与考古学院研究员；同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系任教。曾任瑞典东方研究学会会长兼《东方研究》主编，北欧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主管，瑞典中国协会干事，瑞典行道会 ( Mission Covenant Church of Sweden ) 亚

洲干事，曾经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大学进修中国文化和历史。独自或与人合作主持过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研究中国的信仰、基督教和知识分子问题。著有《拯救与现代性：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信仰》（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8 (revised edition)），“释经学的冲突在当代中国读圣经”“1847—1956 年瑞典赴华传教士事略”，《中国的发展及其环球角色》（与罗多弼合作主编）“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回应之一”，“瑞典传教士、现代化和中国文化交流：瑞典行道会在湖北和新疆”等中外文著作文章多种。

杨煦生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现执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并任中国人民大学汉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汉语国际推广研究所副所长。历任研究职位或教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1988-91）、德国图宾根大学东亚所汉学系（1994-99）、德国埃尔兰根大学非欧文化所汉学系（2001-03；2003~）。主要学术兼职为：德国世界伦理基金会（Stiftung Weltethos 图宾根，2004~）、德国埃尔兰根大学非欧文化所汉学系（2005~）、汉学系、罗马华裔学志中心（Monumenta Serica Center）特约研究员（2006~），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部兼职教授（2006~）等。《国际汉学》杂志（河南大象出版社）副主编，《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同前）执行主编。欧洲华人学会理事、中国宗教学会理事等。目前主要从事中国宗教思想史、德国哲学、美学、欧洲汉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宗教性中的超越经验研究》（德文，图宾根，2004）、主要译著有《世界宗教寻踪》（主译）等。

标签：中欧 宗教